

女孩莫小洛的店就开在我们部队门口

3

军旅文学

在武装泅渡时,潘连又一次吼了我们

我,周志军和老李都发誓要好好训练,争取把自己尽快弄成一个合格的特种兵,镇镇这帮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家伙。想象是美好的,但现实是残酷的,我们一开始搞武装泅渡就拉稀了。

我和周志军都是北方人,本来都不会游泳。我们那个红军团在一个山沟沟里,附近只有一条小河沟,连膝盖都淹不着,所以武装泅渡一直没怎么搞。去年夏天本来要到外地一个湖里搞的,但突然又奉命参加抗洪抢险,这事又给耽搁了。老李是南方人,他还安慰我们:“你们两个放心好了,游泳很好学的,我学会走路时就会游泳了,到时我可以帮帮你们!”

特战一连一拉到海边,老李就傻眼了。武装泅渡要穿着衣服,枪支和手榴弹袋要全部实装,并且还要游出5000米才算合格。就算是在陆地跑个五公里越野也够受了,何况这还是在到处是大风大浪的海里?那些“锅盖头”很很牛,他们一到大海边,嗷嗷叫着把裤衩挽到大腿根,打了一个结,袖子捋上去也打了一个结,这样到水里,可以让里面灌上空气膨胀起来。“锅盖头”们扑通扑通地跳进了海里,飞快地向远处游去。我、老李、周志军和其他七八个战友呆呆地站在那儿。潘连本来也是要下水的,他看见我们站在那儿愣了一下,很奇怪地询问我们:“你们怎么不下去?”

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,就老李岁数大,当兵时间长,我们一齐着他,他只好哭丧着脸对潘连说:“连长,我们在原来的部队还没有这么搞过……”

潘连一下子瞪大了眼睛,他

显得很吃惊:“你们没搞过?你们是侦察连啊,没搞过5000米武装泅渡,那3000米的总该搞过吧。”

老李红着脸低低地说:“3000米也没搞过,我们那里没有水……”

潘连生气了,他的脸涨得通红,冲着我们吼了一声:“你们侦察连是怎么训练的?你们是怎么当的兵?”

我们都羞愧地低着头,我们武装泅渡的确不行,潘连再怎么怎么说也不能算过分。怎么说呢?我们红军团本来在一个内陆省份,那里一年有多半时间都是大旱,那条连膝盖都淹不着的小河还常常干涸,大海对我们来说遥不可及。我不敢打赌,全团真正看到大海的说不定也不会超过十个人。我们就是想,也没地方训练。

我们终于可以在深水区游泳了

那天李大队长突然来到了我们连。李大队长和潘连完全是两种人,潘连是五大三粗,他是短小精干,多说有一米六七左右的样子,这在个个都是一米七五以上个子的特种大队是有点扎眼,但我能看出来,特种大队的人都服他。他从前也是侦察兵出身的,军事素质很好,就是现在,四十岁来了,照样跟我们一起跳伞、开着动力翼伞上天,你不服不行。那天我、老李和周志军刚找到武装泅渡的感觉,在大海里卖力地游着,都很投入,完全没注意到他,一直到上岸时才看到他,忙立正给他敬了个礼。他回了礼,笑呵呵地看着老李和周志军身上绑着的背包带,脸上露出了赞许的神情:“你们三个不简单,不愧是红军团来的!”

我们三个一听,泪水哗地就流下来了,终于有人说了句赞许

的话,有了李大队长的这句话,死也值得了!

李大队长看着我们,愣了一下,说:“你们哭什么?你们都是好样的。但也不要急,不光是你们,特种大队许多人开始都不会游泳,现在不照样游得很好嘛。”

我们看了看他,有点不敢相信:“真的是那样?”

李大队长肯定地点了点头:“我也是北方人,也是在部队学会游泳的,那阳我连你们还不如。”李大队长走了以后,我们还沉浸在激动之中。老李很有感慨:“什么叫领导?这就叫领导!几句话就把你身上弄热乎了,浑身都有劲!看看咱们潘连,他叫什么领导啊?”

我和周志军都忙一个劲地随声应和,我们都不喜欢潘连。

我们终于也可以在深水区里游了。潘连这时对我们也好多了,始终带着几个人在我们前后左右游着,照应着我们。

有个排长因为莫小洛受了批评

海训回来没几天,潘连就把老李给收拾了。那段时间潘连脾气很不好,老李这是撞到枪口上去了。不光是潘连,特种大队人人都有气,就连我们李大队长火气也很大,莫名其妙地就处理了一个排长。这事和一个叫莫小洛的姑娘有关。

我们营队门口有家小卖部,卖东西的是个二十岁的小姑娘,她就是莫小洛。她名字很好听,人长得也很漂亮,她眉毛很细,还有淡淡的眼影,嘴唇红红的,脸也很白。我后来仔细地看了一下,这不光是扑了一点粉底的原因,她脖子上就没抹粉,但也很白。皮肤白的女孩子总是很讨人喜欢的。

莫小洛家的小店就在

我们营队大门对面,中间隔了一条马路,我们出去训练总要经过她家的小店,每次都看到她趴在柜台上,笑咪咪地看着我们,弟兄们这时正在唱着歌,经过她身边时,我们一个个把腰杆挺得直直的,脸上放着红光,歌声更响亮了。

她家这个小店显然是做我们部队官兵的生意,但我观察了几次,她这个小店的生意并不好,几乎没见过哪个当兵的去买过东西。刚开始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,有天中午跑去买了一盒烟,她笑咪咪地看着我,还问我:“你是刚来的吧,我从前没见过你。”她的声音也很好听,带着当地特有的软绵绵的口音。我忙说:“不错,我们刚从别的部队调来。”她又问我老家是哪里,我都对她说了。她突然问我:“你有没有对象?”我看了看她,她趴在柜台上,支着下巴,甜甜地看着我,我鬼使神差地说:“没有啊。”

我本以为我脸皮很厚,但说完以后,我脸还是腾地红了,我不是那种能撒谎的料。好在她没注意,笑嘻嘻地说:“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?”我正要接话,我们连的文书记志刚在外面喊我:“胡建军,你出来,连长找你有事!”我急忙慌慌地跑出来,问他:连长找我干什么?志刚绷着脸,很严肃地看着我,低低地说:“连长没找你,是我找你的。你胆子可不小,居然敢到这个小店买东西?”我吓了一跳:“我就是买盒香烟,怎么了?”志刚说:“咱们大队有规定,谁也不能到那里买东西,见到一个要处理一个!”我愣了一下,我们原来的那个红军团管理算是很严格的,但也没有这样不近人情规定啊。我闷闷地问:“搞错没有?买个东西都不让?”他回头看了看那个小店,低低地说:“你别看她长得不错,她很危险呢。前年

咱们大队有个班长,人很不错,军事素质在全大队都是数一数二的,本来要提干的,后来就因为和她谈恋爱把这事弄砸了,最后还被开除军籍了。”我吃惊地瞪着他,使劲地摇了摇头:“我不相信,因为谈个恋爱就要被开除军籍,这也太离谱了吧?”他见我不信,有点急了,脸红红地激动地说:“骗你是狗撵的!他们发生了关系!”我点了点头,心里有点惆怅:“这倒有点头。”

据我观察,偷偷摸摸到那个小店买东西的官兵还是有的。这事平常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没有人认真追究的,有时李大队长自己看到了,也只是瞪一眼那个买东西的士兵,然后就走了。我们谁也没想到李大队长这次动真格的了,真的为这事处理了一名排长。

这个排长实际上也就买了一节电池,他晚上用手电筒查岗时要用。这时营队的超市已经关门了,他就让排里一个兵去莫小洛的那个小店里买了一节电池。事情就是这么巧,那个兵刚从那个小店出来,就被李大队长看到了。

李大队长狠狠地瞪着那个士兵,问他:“你小子怎么回事?再三重申不许到这里来,你怎么还来?”那个士兵支支吾吾的不吭声。李大队长很生气,他让纠察班把这名士兵送到连队去,让连队立即进行处理。

那个排长知道后,立即赶到了李大队长那里,他老老实实地告诉李大队长,那节电池是他让士兵买的。李大队长这下更生气,据说还拍了桌子,骂了那个排长一顿:“你是一个军官,还带头这么干,你是怎么带兵的?”结果,第二天就召开了全大队军人大会,那个排长被叫到主席台上做了检查,严重警告一次。

裴志海著
新世界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一个被人认为是小流氓的少年,中学毕业后,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参军入伍。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,他重新开始自己的青春。从“红四连”的步兵到特种兵大队的特种兵,再进入“狼人”集训队,经历了诸如纪律、爱情的种种考验,一块废铁终于炼成了一个钢铁战士,一个真正的特种兵。

[上期回顾]

新连长姓潘,是个大个子,肩膀很宽,脸庞很黑,说话嗓门很大。他对我们几个都很不满意,语气里全是鄙视。事实的确如此,我们侦察连来的兄弟们没有一个能当上班长。潘连长为让我们心服口服,找来赵文书,命令他当场做300个俯卧撑。这一招管用,我们都服了。

在父亲的葬礼上,冯石接到钱到账的好消息

地产风云

冯石的父亲死了

冯石接到家里的电话,说父亲病重了。

冯石放下电话,内心突然压抑而伤感起来,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家了。所以这次他肯定要回去。老爹这次住院已经有三个月了。前几天还通过电话。父亲那天还为冯石担心,他说:你不要总是想做那么大,差不多就行了。他还说自己一生最大的优点不是别的,就是做人很谨慎。他不知道该怎么安慰父亲,就不吭声。不是自己要大,是被逼着越来越大的。

旧楼的过道和楼梯让他再次产生了怀旧的惆怅,小时候全部的记忆猛烈地向他压来。一切都模糊,只有一种味道,是后山上与土地色调完全一样的野薄荷发出的味道。

他气喘地刚登上楼梯时,就看到自家门口站了好几个老人,当看到他们时,这些老人就开始哭泣。他已经离婚了四年,这四年他一直没有回来。老人们已经有几年没见过了。他们为什么哭?冯石感到了大祸临头。

他有些跌撞着进了家门时,头一眼看见了父亲的照片。被黑色的木框镶着的照片。下边有花。遗像这个词在那个时候就朝他扑过来:当我刚进家门,家里就已经是灵堂了。灵堂。灵堂……

他的脑海里一片空白,更多的是不真实感,他还没有亲人死过,他不相信眼下的事情。他先是委屈地跌跌撞撞,看看母亲又看看哥哥。接着他开始变得气急败坏,他指着母亲和哥哥说:你们,你们……

哥哥明白他的意思是想说:是你们没有对爸爸负责,爸爸才

死的。哥哥什么也没有说,只是缓缓地走过来,把他抱在怀里,像个婴儿那样地哭着,无助与软弱全部写在脸上。冯石的内心没有内容,他只是像个比婴儿更小的人一样,顺从着哥哥的拥抱。在那一刻他几乎忘了自己拥有权力和金钱,只是一个弱小的生命,是弱势群体的一员。此生中他头一次感受到了弱者的亲切。

母亲躺在床上让他不要太伤心,她说:我跟你爸爸一起生活了四十多年,大风大浪都挺过来了,什么都见过了。你们要注意自己的身体,不小了,一个四十三岁,一个三十九岁了。

冯石挣扎着从哥哥的怀抱里出来,他抓着母亲的手,开始像年少时撒娇那样地哀嚎起来。满耳朵里都是母亲的叫喊声,你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。终于,他们都安静下来。冯石明白了,其实,父亲上午就死了。永远地死了。是母亲不让别人在路上告诉他,怕他出意外。

手机响了,是关树。他说:你究竟什么时候回来?有好事,那徐坤跟周冰雪又好起来了。周冰雪催我们快办手续,他好放款,还有西四的李正可能马上要当主任了……

冯石看着父亲的脸,他一边听着关树像浪花一样的语言,一边轻轻抚摸着父亲的脸。巨大的伤痛几乎要把他吞没,父亲软弱的皮肤让他的眼泪再次流出来。他对关树说:我明天回去。还有,大兴支行那四千万到账了吗?

关树似乎听出了他声音的颤动,说:还没有,不过李正那儿的五千万到了。你怎么喘了?又搞女人了?什么民族?哈哈。

周冰雪的钱到账了

过道里的花圈很快多起来

了,连门外都摆着从四面八方送来的花圈。这是不是说明了他跟父亲都是成功的男人?父亲因为成功所以别人才给他送花圈,儿子因为成功所以别人才给他的父亲送这么多的花圈?他站在楼门口,感到自己的头脑渐渐清醒了,浑身上下却像散了架一样,被完全抽空了。

林肖肖这时突然来了电话,他对冯石说:你就不能一次性利利索索地把欠工人的钱都付完?

冯石说:我这不是在等周冰雪的钱到账吗?

林肖肖说:还没到账吗?冯石说:他老是拖,我不知道是我得罪他了,还是别的什么人。

林肖肖没有再说话就挂断了电话。

冯石把电话放进口袋里,心想:自己最近为了土地证天天搞钱时,父亲正在痛苦地走向另一个世界。也许情况恰恰相反,父亲其实并不痛苦,而他马石却很痛苦。你活着,做着,却没有真正的快感,这是不是痛苦?但是父亲死了,死了就永远不回来了,永远永远。他只有在今天才感觉到了永远这个词最真实的意义。

海德酒店显然已经有些陈旧了,冯石要在这儿答谢那些帮他举办葬礼的人。就如同葬礼一样,饭局也要体面。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大家的面子。

饭吃得舒服,冯石客气地对大家笑,心里却焦虑地在等待着关树的电话。可是,电话却一直没有来。他心想,我的脸上在笑,而我的内心却在流泪。就跟那些受到侮辱的纯洁少女一样。总算把他们打发完了,冯石与大家朝外走。这时,关树的电话来了,说:大兴支行那四千万人账了。

冯石突然高兴起来,在那一刻,葬礼的气氛猛地变成了婚礼的气氛。冯石突然忍不住地像个诗人一样对那些身边的人说:我爱我爸爸,我也爱你们。

为父亲挑选墓地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。母亲和哥哥都认为要一个普通的就行了。冯石却摇头,他不同意。父亲的墓地不属于父亲,那里有他这个儿子的实力和荣耀。他不知道该如何对母亲说这件事,只是在与母亲和哥哥、儿子及家族里其他亲戚走在烈士陵园的墓群之中时,

突然说:我要把那半山座山买下来。他说着指了指高处,说:明年鬼节,就把父亲葬在那儿,让他能够俯瞰所有这些人。

大家都不说话,富人和大老板说话永远是这样的。而在这些人眼中,冯石就是大老板。冯石看着母亲。母亲脸上没有表情。她说:人都死了,买那么大的墓地有什么用?

哥哥说:能买当然好,给老爹争面子。

冯石激动地看着那片高地,那一刻他感到自己是领袖人物。

冯石的儿子

冯石带着儿子走在山坡上,这儿古老的榆树把他带回了自己的童年。他与儿子静静地走着,就好像他们是为了散步而散步。儿子总是很静,他走路像他的母亲,没有声音。他看着儿子。儿子始终低着头,看着脚前的地,从来不看他的。他说:你妈管你严吗?

儿子说:我妈每天下班后就坐在那儿看着我写作业。一动不动。

他笑着说:母亲经常是伟大的,母亲又是愚蠢的。母亲是最无私的,又是最自私的。

咱们大队有个班长,人很不错,军事素质在全大队都是数一数二的,本来要提干的,后来就因为和她谈恋爱把这事弄砸了,最后还被开除军籍了。”我吃惊地瞪着他,使劲地摇了摇头:“我不相信,因为谈个恋爱就要被开除军籍,这也太离谱了吧?”他见我不信,有点急了,脸红红地激动地说:“骗你是狗撵的!他们发生了关系!”我点了点头,心里有点惆怅:“这倒有点头。”

据我观察,偷偷摸摸到那个小店买东西的官兵还是有的。这事平常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没有人认真追究的,有时李大队长自己看到了,也只是瞪一眼那个买东西的士兵,然后就走了。我们谁也没想到李大队长这次动真格的了,真的为这事处理了一名排长。

这个排长实际上也就买了一节电池,他晚上用手电筒查岗时要用。这时营队的超市已经关门了,他就让排里一个兵去莫小洛的那个小店里买了一节电池。事情就是这么巧,那个兵刚从那个小店出来,就被李大队长看到了。

李大队长狠狠地瞪着那个士兵,问他:“你小子怎么回事?再三重申不许到这里来,你怎么还来?”那个士兵支支吾吾的不吭声。李大队长很生气,他让纠察班把这名士兵送到连队去,让连队立即进行处理。

那个排长知道后,立即赶到了李大队长那里,他老老实实地告诉李大队长,那节电池是他让士兵买的。李大队长这下更生气,据说还拍了桌子,骂了那个排长一顿:“你是一个军官,还带头这么干,你是怎么带兵的?”结果,第二天就召开了全大队军人大会,那个排长被叫到主席台上做了检查,严重警告一次。



王刚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主人公冯石是一个地产商,表面上是一个拥有财富的贵族,但实际上却过着一种入不敷出的生活。冯石为了打造自己的“Modern”,不得不从银行大量贷款。于是,徐行长的儿子徐坤、酱油厂厂长毕石章、海归行长周冰雪、市长助理林肖肖等人一起上演了一场戏剧人生。

[上期回顾]

林肖肖对冯石提出“不干了”很不满,气愤地走了。姜青和关树对冯石说出这样的话也非常诧异,让他赶快找林肖肖收回刚才的话,但冯石不肯,虽然他也非常后悔。就在冯石拒绝林肖肖后的第二个星期,关树告诉冯石周建忠找他来了,求他兼并酱油厂,因为有了其他公司愿意收购酱油厂。接着,国土局的王明善、国资委的魏碑以及林肖肖都来找冯石了,冯石的春天来了。

完